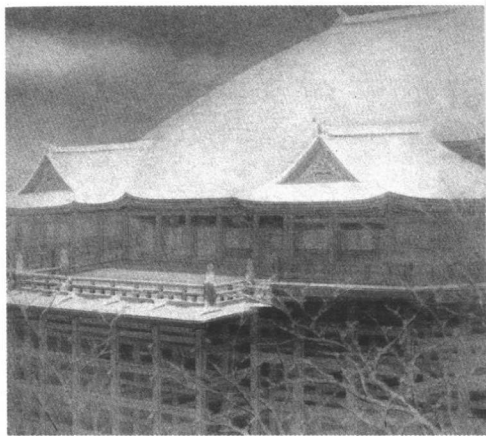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的日本印象

w o d e r i b e n y i n x i a n g



郭沫若

今津纪游

—
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

我们人类好像都有种鹜远性。当代的天才，每每要遭世人白眼。意大利诗圣但丁，生时见逐于故国，流离终老，死后人始争以得葬其骸骨为地方之荣。俄国文豪杜斯妥逸夫司基，生时亦受尽流离颠沛窘促之苦，死后国人始争为流涕以尽哀。这种要算是时间上的鹜远性了。空间上的鹜远性，我把我自己来举个例罢。我是生长在峨眉山下的人，在家中过活了十多年，却未曾攀登过峨眉山一次。如今身居海外，相隔万余里了，追念起故乡的明月，渴想着山上的风光，昨夜梦中，竟突然飞上了峨眉山顶，在月下做起了诗来。

不再扯远了。我来福冈市，已经将近四年，此地的博多海湾，是六百四十年前，元军第二次东征时全军覆没的地点。当时日人在博多湾沿岸各处要隘之地筑垒抵御。九年前在东京一高听讲日本历史的时候，早听说福冈市西今津地方，尚有一片防垒残存，为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史迹。当时早恨不得飞到今津去踏访，凭吊蒙古人“马蹄到处无青草”的战地。

我在一九一四年年初初到日本的时候，是由火车穿过万里长城从朝鲜渡海而来。火车过山海关时，我在车中望见山上蜿蜒着的城垒，早曾叹服古人才力之伟大，而今人之碌碌无能。后

日读雷沫尔（P. Remer）所著德国的诗人利林克龙（Liliencron）传，叙他晚年在北海配尔屋牟岛（Pellworm）上做堤防总督的时候，每在暴风咆哮的深夜，定然在高堤上，临风披襟，向着汹涌的狂涛，高叫出他激越的诗调。我受了他这种凯旋将军般的态度之感发，我失悔我穿过万里长城的时候，何不由山海关下车登高壮观，招吊秦皇蒙恬之魂魄？我至今还在渴想……唉！这也算是一种鹜远性的适例了。我在福冈住了将近四年，守着有座“元寇防垒”在近旁，我却不曾去凭吊过一回，又在渴想着踏破万里长城呢！

元寇防垒，日人所高调赞赏的“护国大堤”，在我想像中以为定可以与我国的万里长城差堪伯仲。守此而不登，岂不是鹜远性之误人乎？

二

今晨八点钟，早早跑上学校里去，不料第一点钟的内科讲义才是休讲，好像是期待着要搭乘的火车，突然迟延了的一样，我反而没法来把这一点钟空时间消遣。我没精打采地走进图书馆，把一两礼拜前的报纸随手翻阅，觉得太无聊了。我想起今日的课程，都是不愿意上的，只有午后两点钟以后的检眼实习不能不出席，我何不利用我这半日的光阴，走到个甚么地方去，或者我亲爱的自然，还会赐我以许多的灵感。

市外的西公园，自从前年三月田寿昌来访我时，我们曾同去游览过一次以来，我已两年不去了。虽然不是开樱花的时候，园内有些梅花，定已渐渐开放，能在这样晴好的天气中，坐在那园中高处，看望阳光下的海波，也正是无上的快乐事。不错，我便往西公园去罢！我才一动念，我的两脚已把个挟着书包的我运出了校门。我竟成为电车的乘客了。

电车西行，有三十分钟的光景，到了西公园。我下车徐徐向

园门步去。别的同学都是挟着书包向东行，我一人却是挟着书包向着西走，我又穿的是制服，戴的是制帽，行路的人好像都在投一种诧异的眼光向我。我不是磨房的马，定要瞎着眼睛受人驱使吗？你们难道不要我有自由意志！怀着一种无谓的反抗心，我还没有走到园门，鹜远性突然又抬起头来。西公园离今川桥只有一区的电车，到了今川桥再坐几站轻便火车，便可以达到今津。走熟了的地方有甚么意思哟？“元寇防垒”！“护国大堤”！蒙古人“马蹄到处无青草”的古战场！去罢！去罢！去学利林克龙披襟怒吼！

我又坐上了电车。没有几分钟的光景，电车已经到了终点。我从今川桥下车，往轻便铁道的驿站——名目虽叫驿站，但只是街面上的一家铺口代办的——上去买车票。我检查我的钱包，只有五十钱（一钱合我国铜元一枚）的一张纸币。

——“往今津的车票要多少钱？”

——“要二十四钱。”

——“请把一张来回票给我。”

——“要四十八钱。”

我把纸币给了卖票的，他给了我十六区的车票，找了我两个铜板。原来轻便火车的车票，也还是同市内电车的一样，是分区零买的。他指示着车票上的站名向我说：从此处到今宿是八站路，一站四钱，从今宿再坐渡船才能到今津。

我问：“渡船钱要多少？”

他说：“要三钱。”

我听着吃了一惊，我手中只有两个铜板了，今天的计划，不是完全成了画饼吗？我急忙在衣包中搜寻，另外又才寻出一个五钱的白铜小币。啊，好个救星！这要算是在沙漠中绝了水的商队，突然遇着了 Oasis（沙漠中膏腴之地）了！驿站中待车的人很多，火车到十点钟的时候才能开到。

日本人说到我们中国人的不好洁净，说到我们中国街市的不整饬，就好像是世界第一。其实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会，除去几条繁华的街面，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礼外，所有的侧街陋巷，其不洁净、不整饬之点也还是不愧为东洋第一的模范国家。风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。一下雨，全街都是泥淖淋漓；一刮风，又要成为灰尘世界。又聪明又经济的日本国民常常犖些细碎的石子来面在街上，利用过往行人的木板拖鞋作为碾地机的代用。隔不许久，石子又要变成了灰尘，又要变成了泥浆了。驿前的街道，正是石子专横的时代。街心的四条铁轨，差不多要埋没在泥土中了。街檐下的水沟，水积不流，昏白色的浆水中含混着铜绿色的水垢，就好像消化不良的小儿的粪便一样。驿旁竟公然有位妇人在水沟上搭一地摊，摊上堆一大堆山榛，妇人跪在地上烧卖。这种风味，恐怕全世界中，只有五大强国之一的日本国民才能领略了。

坐在站中，望着外面杂沓喧阗的街市，无端地发出了这段敌忾心来，中日两国互相轻蔑的心理，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，真是无法医治呢。

人总是不宜好的动物，金钱一富裕的时候，总要涌出些奢侈欲望来。我无意识中又在衣包之内搜出了一张五十钱的纸币，我好像立地成了位大富翁一般。火车轮船要运转时，煤烟是不可缺少的原动力；人要去旅行时，纸烟也当然不可缺少。我便花了八个铜板，买了一包纸烟、一匣洋火，便在驿站中吹云吐雾起来。可怜吹吐还不上半支，我的脑天早已昏昏蒙蒙了。滚蛋罢！我含着几分可惜的意思，把剩下的半支纸烟，愤恨地投在水沟里去。丑恶的奢侈欲望的尸骸，还在混水中熏蒸了一会残喘。

三

小小的火车头，拖了两乘坐车走来，肮脏的程度，比上海

“大众可坐”的三等电车还要厉害。车中拥挤得不堪，如像才开封的一匣洋火。我上车得早，在一只角上幸好寻得了一个座位，但可恨一位不客气的中年人，竟来加上楔头，坐到我左腿的大腿上，我好像楚项羽陷入垓下的重围，就使有拔山之力，也只好徒唤奈何了。

汽笛放起猫叫声，火车已经开动起来。

过了一个停车场，两面的街市已经退尽，玻璃窗外开展出一片田野。田地尚多裸身，有的已抽出麦苗，长达四五寸了。远山在太阳光中燃烧，又好像中了酒的一样。太阳隔窗照到我的颈子上来热腾腾地。车上坐的多是职工中人，指点沿线的各处小小的工场，和着车轮的噪音，高谈阔论，谈吐多不可辨。

又过了两个停车场，车上渐渐稀疏了。到了一个小小的村落，村前竟公然有座电影馆，戏目的招贴立在馆前，怪刺目地挂着种种的广告画。出村，落入松林中。检看票上站名，知是“生之松原”。松原一面沿海，从树干间可以看出青青的海色，点点的明帆，昏昏的岛影。我心中也生出了几分旅行的兴趣。背海一面，树甚深远，除了无数退走的树干外，别无所见。在这种晴和的天气，能偕个燕婉的女友，在那松林中散步谈心，怕更会是件无上的快乐事罢。

林中车行十多分钟的光景，走出海岸上来了。海水一片青碧，海天中有几只白鸥，作种种峻险的无穷曲线，盘旋飞舞。有的突然飞下海面，掠水而飞，飞不多远，又突然盘旋到空中消去。

火车到了今宿站。

我从今宿下车，问明了渡船所在。从今宿市中穿过，又向西走入一松林中。松林无人，阳光洒地，可惜没有燕婉的佳伴偕行，只有我自己的影子在跟着我走。啼鸟在空中清脆。走过松林，又走到一座小小树落，街檐下有些中年以上的妇人，席地，坐在太阳光中缝纆。出村，又走到海岸上来，临海一家摆渡人家静

立在一座浅峰之下。渡船已开，我只得坐在岸上等待。渡家中的时钟，已经十一点过了，时间不可不利用，我早就受了自然的窘迫的要求，我不得不在这个时间内应命了。我便转入渡家后的厕所中去。

我踞在厕所中，一面解决问题，一面想起前两天 B 君向我所说的南洋的风俗谈来——B 君哟！我在这种地方怀念起你来，你怨我的这个大大的失礼罢！

B 君说：南洋地方大小便所，都是立在河边，放出的大小便听随流水冲去。日本人的便房叫“河屋”(Kawaya) 这正是日本民族南来的一个证明。

厕所中有许多猥亵的壁画，这是日本全国厕所中的通有现象。善于保存壁画的日本史学家哟！这种无名的恋爱艺术家的表现艺术，于民族风俗史上，也大有保存的必要呢！

无端中又得出一个恋爱的定义来：

——恋爱者何？是一种自然的要求，如像人小便一般，不得不逼人去走肮脏的所在者也。

笑话！笑话！在这壁画蔚然的“艺术之宫”再沉吟得一刻的时候，渡船怕又要开走了！

四

今津是在系岛郡上。系岛原来不是海岛，是与陆地相连。渡船在海湾中过渡，海水异常清彻，有点像西湖。因为没有带张地图来，上了岸后，竟把地方走错。问了多少行人，走了多少冤枉路，我才走到了今津。今津村上也怕有两三百户人家，我在村中旋来旋去，只想朝外海边走，却只在村中盘旋。最后走到一家卖花邮片的铺店门口，我便买了几张今津史迹的花邮片，有一张是“胜福寺的蟠龙松”，有一张是“元寇歼灭碑”，有一张就是“元寇防垒”了。我见了元寇防垒的照片，我不禁大失所望。啊！这就

是“护国的大堤元寇防垒”吗？一条杂乱的矮矮石堤在我国乡村中沟道两旁随处都可以寻出。纵使有真正的利林克龙走来，站在这种大堤上，恐怕也吼不出甚么激越的诗调来了。

店主人为我指示胜福寺的所在，近在店旁，叫我去看蟠龙松。

蟠龙松是几百年前的古物，今年正月间日本政府有指定为天然纪念物的消息。关于此树，有一浪漫谛克的口碑流传。说是六百年前征夷大将军足利尊氏（Ashikaga Takauchi）来到九州的时候，仰慕胜福寺开山临济宗大觉禅师盛名，亲来拜访。禅师旁乃有一窈窕的婊娟侍坐。尊氏大惊，怒骂禅师品性恶劣。禅师自若，而美人惭愤，跳入庭前池水中，化为大蛇，蟠松而逝。

外史氏曰：迂哉！迂哉！足利尊氏也！不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

迂哉！迂哉！侍侧之美人也！不知种种声闻，都如泡影。

这种无稽的传说，总觉得有种葱茏的诗意，引人入魔，但是我守着皎皎的太阳当头，护国的大堤还不曾到眼，午后两点钟起还有检眼实习，我没有在梦境中低徊的余裕。

我谢了店主人的殷勤，出村又穿过一带松原，终究走到了最后的目的地。松林外沿海一带砂堤，上有乱石狼藉，我把照片中的光景同实物比较，我才知道就是所谓“护国的大堤”！冤哉！冤哉！浪漫谛克的鹜远性之误人也！但是周遭的自然风物倒还足以偿我这半日的足劳。我坐在乱石上，在防垒照片背面写了一段印象记来。

——堤长不过百丈。堤上狼藉些极不规则的乱石，大者如人胸廓，小者如人头首，中段自砂中露出之石垣，最高处仅及股臀关节。

堤前为海湾，堤后为松林，有小鸟在松林中啼叫。海风清爽。右手有高峰突起如狮头，树木甚苍翠。

海湾中水色青碧，微有涟漪。志贺岛横陈在北，海中道一带白色砂岸，了然可见。西北亦有两小岛，不知名。海湾左右有岩岸环抱，右岸平削如屏，左有峰峦起伏。正北湾口海雾蒙蒙，中有帆影，外海不可见。天际一片灰色的暗云，其上又有一片白色卷层云，又其上天青如海。

太阳当头，已是正午时候。

堤前砂岸，浅草衰黄。有长椭圆小蝇在日光中飞绕，无力。

茅屋几椽，已颓圯，疑是渔人藏舟之处。——

邮片已写满了，在那平如明镜的海上，元舰四十艘，元军十万余人，竟会于一夜之间，突然为暴风所淹没，不可抗的终是自然之伟力了。我又想到了杜牧之咏赤壁的一诗。

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

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

在堤前沉吟了一回，又想于无意中或者也可以寻得出一枝沉沙的折戟。折戟虽没有，倒寻到了一个雪白的大椎骨，左右两横突起，开张如蝶翅，上关节突起，前面又无肋骨关节面，我断定它是牛脊的腰椎骨。这是个绝好的纪游纪念品了，或者便是元军载来的水牛残骨，也说不定。我把来包在书包里面，又想去攀登那右手的狮头峰。

五

狮头峰余势，当狮体之尾骶上有一段平坦高原，上有一碑，碑题“元寇歼灭之处”五字。碑前有纪名铜柱，上题“大正四年十一月建”。（大正四年即一九一五年。）碑下有石栏环绕，周围有几处竹栏，各围浅松一株，是些贵族、华族的纪游品。坐石栏上四望，三面均被海水湾环，只有防垒后的一带松原低地几于与水面齐平，此地在千年之前，当然是绝立的孤岛，系岛郡之名可以

推见。所谓护国的大堤，或许只是防水的水堤，被人附会历史的名迹。转入碑后，碑后亦有“大正四年十一月建”等字样。

舍碑，向山脊行去。山路高低不平，渐登，气渐促，喉嗓渴不可耐，失悔来时不曾买些橘子。登山决不是件乐事，以为怕要到峰顶了，山路一转，峰顶依然还在上头。如此屡受欺骗，亦只得鼓舞余勇而登。热汗流渴，气促心搏亢进，筋力疲劳，好像得了心脏病的一样。山外的风物再也莫有余暇盼恋。遇山樵数人，新伐的樵木放出一种浓重的木香。将至绝顶，有小小一座神社，壁上挂着许多还愿的画马。纪游者的芳名，题满外壁。在神社前坐息，勇猛的心脏，几乎要从口中跳了出来。心气渐渐平复了，我又才走上狮子头去。狮头临海，古松森森，秃石累累，俯瞰海湾，青如螺黛。有渔舟一只，长仅尺许，有两人在舟中垂钓。唐人太上隐者有《答人》一诗

偶来松下坐，高枕石头眠。

山中无历日，寒尽不知年。

他这第一句，我实际办到了。第三句，我也实际办到了，因为我没有带表来。但是我的懒惰工夫，却还没有到高枕无忧、忘年忘命的程度。我午后二时起，还有两点钟的检眼实习不能不出席，我看见日脚偏西，纵使有现存的石头可枕，我的脚也不肯唯唯听命了。

我正站立起来，打算要走，突然前面垂岩下腾出一种欢呼，使我大吃一惊。上来的是两位工人。他们从我身旁擦身过时，我的心脏还兀兀地在跳。我又起了一种好奇心，决意从那两位工人登上的来路走下山去。路极险隘，攀援树枝而下，路尽处，才又折到来时所过的神社面前，两个工人已经在那儿休息着了。此次怕他们也不免吃了一惊罢？一人向我乞火，我把火柴给了他。啊，这两个工人，假使是两位处子的时候呀，这不是段绝好

的佳话吗？就好像卢梭在安奴西山中与雅丽、格拉芬里德两少女邂逅相遇，就好像郑交甫在江干遇着江妃，那岂不是冤枉了我今日的此行了吗？……

古人说“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”。其实我从登山的经验上看来，倒是从恶如登，从善如崩了。我此处所谓善恶，不消说是以心境的快不快为标准。人不是那么容易为恶的，受尽种种良心上的制裁，做出一种恶事，心里所受的不快，怕与登山时的苦楚无甚增减。偶尔做出一件善事，心里所生的快感，也怕和这下山的快感无甚损益。

上山时那么困苦，几乎如像害了一场大病；一到下山，就好像在滑冰的一样，周围的景色应接不暇，来时的道路亦了如指掌。飞，飞，飞，我身轻如鸟，听凭山道的倾斜，把我滑下山来。真是舒服，真是舒服，只可惜喉噪终是有几分渴意。

六

取捷径趋向渡头，渡船又已开了。在渡头近旁小店中，买了一瓶荷兰水。啊，甘露！甘露！瞥眼看见店内的挂钟，已经是午后二时了，完全出乎意外。早知是这样，我又何苦那么着忙呢？恨不曾往胜福寺内凭吊婵娟之魂，恨不曾在狮子山巅高枕石头一睡！

坐店的是一位不满二十的女子，B君——又是B君，B君哟！你恕我不客气，滥引你的雅言了！你说：“只要是处女，便是美人。”不消说这位坐店的也是美人了。我又向她买了十钱的饼干，她称的分两，分外足实呢！我说：十钱的饼干真是不少！她微微地向着我笑。

有匹黑花的白狮子狗儿坐在街心看我吃饼干，好像很有几分垂涎的意思。我便投了一个给它，它才兀的惊立起来，哼哼地向我恨了两声走了。它怕把那个饼干当成了小石子罢？这位狮

子狗儿，我佩服它有些道德家的气质。打起金字招牌的道德家者流，突然看见赤裸裸的纯真无饰的艺术品时，有不反射地咕咕狂吠的吗？

午后的海水，又是一般气象了。好像圆熟了的艺术家的作品，激越的动摇，烘腾的气势虽然没有，但总有一种沉静的诗情荡漾在上面。潮水渐渐消退了。渡船将要到时，突然搁起浅来。此时对面又开出一只渡船，船缘上坐着两位女子，梳的是最新流行的“七三分”头，一位披着白色的毛织披肩，一位披的是狐皮。她们本是背我坐着的，紧相依傍。她们看见我们的坐船搁浅，都偏过头来。我的视线同她们觑面相值。啊，这真是郑交甫遇着江妃，卢梭遇着雅丽、格拉芬里德了！要是她们的船搁了浅的时候，我定要跳下水去，就如像卢梭涉水至膝，替雅、恪二姑娘牵马渡溪的一样，把她们的坐船推动起来。是夕阳光线的作用吗？还是她们看破了我的隐意呢？她们的眼眸中总觉得有几分羞涩的意思。我真羡慕卢梭！他真幸福！他替雅、恪二姑娘牵马过溪之后，被二女殷勤招待，骑在恪姑娘马后，紧抱着她，同到初奴别邸燕欢一日。他在花园中攀树折樱桃投向她们，她们又反把桠枝投向树上去打他。他在雅姑娘手上亲了一吻，雅姑娘也没有生气。啊，幸福的卢梭呀！……

船动了！不要再空咽馋涎了罢！

浪漫谛克的梦游患者哟！淡淡的月轮在空中发笑了。

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

（选自《学生时代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）

周作人

日本的衣食住

我留学日本还在民国以前，只在东京住了六年，所以对于文化云云够不上说什么认识，不过这总是一个第二故乡，有时想到或是谈及，觉得对于一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种爱着。这里边恐怕有好些原因，重要的大约有两个，其一是个人的性分，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罢。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，那里民生寒苦，冬天屋内没有火气，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来，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，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，自然是不会不合适的。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，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，我们反对清朝，觉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，何况更早的东西。听说夏穗卿、钱念劬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，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，常指点赞叹，谓犹存唐代遗风，非现今中国所有。冈千仞著《观光纪游》中亦纪杨惺吾回国后事云：

“惺吾杂陈在东所获古写经，把玩不置曰，此犹晋时笔法，宋元以下无此真致。”这种意思在那时大抵是很普通的。我们在日本的感觉，一半是异域，一半却是古昔，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，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，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。

日本生活中多保存中国古俗，中国人好自大者反讪笑之，可谓不察之甚。《观光纪游》卷二《苏杭游记》上记明治甲申一八

八四)六月二十六日事云：

“晚与杨君赴陈松泉之邀，会者为陆云孙，汪少符，文小坡。杨君每谈日东一事，满坐哄然，余不解华语，痴坐其旁。因以为我俗席地而坐，食无案桌，寝无卧床，服无衣裳之别，妇女涅齿，带广，蔽腰围等，皆为外人所讶者，而中人辮发垂地，嗜毒烟甚食色，妇女约足，人家不设厕，街巷不容车马，皆不免陋者，未可以内笑外，以彼非此。”冈氏言虽未免有悻悻之气，实际上却是说得很对的。以我浅陋所知，中国人纪述日本风俗最有理解的要算黄公度，《日本杂事诗》二卷成于光绪五年己卯，已是五十六年前了，诗也只是寻常，注很详细，更难得的是意见明达。卷下关于房屋的注云：

“室皆离地尺许，以木为板，藉以莞席，入室则脱屣户外，袜而登席。无门户窗牖，以纸为屏，下承以槽，随意开阖，四面皆然，宜夏而不宜冬也。室中必有阁以庋物，有床第以列器皿陈书画。（室中留席地，以半掩以纸屏，架为小阁，以半悬挂玩器，则缘古人床第之制而亦仍其名。）楹柱皆以木而不雕漆，昼常掩门而夜不扃。寝处无定所，展屏风，张帐幕，则就寝矣。每日必洒扫拂拭，洁无纤尘。”又一则云：

“坐起皆席地，两膝据地，伸腰危坐，而以足承尻后，若跌坐，若蹲踞，若箕踞，皆为不恭。坐必设褥，敬客之礼有敷数重席者。有君命则设几，使者宣诏毕，亦就地坐矣。皆古礼也。因考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，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。《三国志·管宁传》，坐不箕股，当膝处皆穿。《后汉书》，向栩坐板，坐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。朱子又云，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，皆膝地危坐，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。今观之东人，知古人常坐皆如此。”（《日本国志》成于八年后丁亥，所记稍详略有不同，今不重引。）

这种日本式的房屋我觉得很喜欢。这却并不由于好古，上

文所说的那种坐法实在有点弄不来，我只能胡坐，即不正式的趺跏，若要像管宁那样，则无论敷了几重席也坐不到十分钟就两脚麻痺了。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适用，特别便于简易生活。《杂事诗》注已说明屋内铺席，其制编稻草为台，厚可二寸许，蒙草席于上，两侧加麻布黑缘，每席长六尺宽三尺，室之大小以席计数，自两席以至百席，而最普通者则为三席，四席半，六席，八席，学生所居以四席半为多。户窗取明者用格子糊以薄纸，名曰障子，可称纸窗，其他则两面浓暗色厚纸，用以间隔，名曰唐纸，可云纸屏耳。阁原名户棚，即壁橱，分上下层，可分贮做褥及衣箱杂物。床第原名“床之间”，即壁龕而大，下宿不设此，学生租民房时可利用此地堆积书报，几乎平白地多出一席地也。四席半一室面积才八十一方尺，比维摩斗室还小十分之二，四壁萧然，下宿只供给一副茶具，自己买一张小几放在窗下。再有两三个坐褥，便可安住。坐在几前读书写字，前后左右凡有空地都可安放书卷纸张，等于一大书桌，客来遍地可坐，客六七人不算拥挤，倦时随便卧倒，不必另备沙发，深夜从壁橱取被摊开，又便即正式睡觉了。昔时常见日本学生移居，车上载行李只铺盖衣包小几或加书箱，自己手拿玻璃洋油灯在车后走而已。中国公寓住室多在方丈以上，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余地，令人感到局促，无安闲之趣。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华丽而不宜于简陋，一间房子造成，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，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，日本则土木功毕，铺席糊窗，即可居住，别无一点不足，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。从前在日本旅行，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，坐在旅馆的朴素的一室内凭窗看山，或着浴衣躺席上，要一壶茶来吃，这比向来住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，简单而省费。这样房屋自然也有缺点，如《杂事诗》注所云宜夏而不宜冬，其次是容易引火，还有或者不大谨慎，因为槽上拉动的板窗木户易于偷启，而且内无扃钥，贼一入门便可各处

自在游行也。

关于衣服《杂事诗》注只讲到女子的一部分，卷二云：

“宫装皆披发垂肩，民家多古装束，六八岁时丫髻双垂，尤为可人。长，耳不环，手不钏，髻不花，足不弓鞋，皆以红珊瑚为簪。出则携蝙蝠伞。带宽咫尺，围腰二三匝，复倒卷而直垂之，若襁负者。衣袖尺许，襟广微露胸，肩脊亦不尽掩，傅粉如面然，殆《三国志》所谓丹朱垆身者耶。”又云：

“女子亦不着裤，裹有围裙，《礼》所谓中单，《汉书》所谓中裙，深藏不见足，舞者回旋偶一露耳。五部洲惟日本不着裤，闻者惊怪。今按《说文》袴，胫衣也。《逸雅》袴，两股各跨别也。袴即今制，三代前固无。张营《疑耀》曰：袴即裤，古人皆无裆，有裆起自汉昭帝时上官宫人。考《汉书·上官后传》，宫人使令皆为穷袴。服虔曰，穷袴前后有裆，不得交通。是为有裆之袴所缘起。惟《史记》叙屠岸贾有置其袴中语，《战国策》亦称韩昭侯有敝袴，则似春秋战国既有之，然或者尚无裆耶。”这个问题其实本很简单。日本上古有袴，与中国西洋相同，后受唐代文化衣冠改革，由简管袴而转为灯笼袴，终乃袴脚益大，袴裆渐低，今礼服之“袴”已几乎是裙了。平常着袴，故里衣中不复有袴类的东西，男子但用犊鼻褌，女子用围裙，就已行了，迨后民间平时可以衣而不裳，遂不复着，但用作乙种礼服，学生如上学或访老师则和服之上必须着袴也，现今所谓和服实即古时之所谓“小袖”，袖本小而底圆，今则甚深广，有如口袋，可以容手中笺纸等，与中国和尚所穿的相似，西人称之为 Kimono 原语云“着物”实只是衣服总称耳。日本衣裳之制大抵根据中国而逐渐有所变革，乃成今状，盖与其房屋起居最适合，若以现今和服住洋房中，或以华服住日本房，亦不甚适也。《杂事诗》注又有一则关于鞋袜的云：

“袜前分歧为二鞞，一鞞容拇趾，一鞞容众趾。屐有如 Ⅱ 字者，两齿甚高，又有作反凹者。织蒲为苴，皆无墙有梁，梁作人